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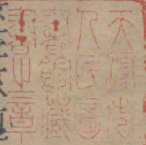
龍岡公案書



91558

新刻龍圖神斷公案卷八

江岸黑龍



話說西京有姓程名永者是牙僧之家、通接往來、厚商令管店家人張萬者、但遇往來投宿的人、或得經紀錢、皆私記於簿書、一日有成都幼僧姓江名龍、要往東京披剃給度牒、那日恰行到大樹坡、就投程永店中借歇、是夜江僧獨自一個於房中收摺衣服、將那帶來銀子鋪於床上、正值程永在親戚家飲醉回來、見舍廳裏有光露出、近前視之、就看見了便道這和尚不知是那裏來的、帶有許多銀兩、常言道財物動人心、不想程永到有實要謀他之意、夜深時候、向店中取出一把快利尖刀、挨開僧人房舍入去、喝聲你謀人得許多財、怎不分我些、江僧聽罷大驚、一時辨理不及、被程某一刀刺死、就掘開床下土埋了屍首、收拾起那銀兩、進入房中睡去、次日起來、就將那僧人銀兩去做買賣、未數年起成大家、娶城中富室許二之女為妻、生一子、名程惜容、貌美麗、愛之如掌上珠、年紀稍長、不事詩書、專好遊蕩、程永以其止是

一子不甚拘管他、或時言之、其子必怒恨而去、一日程惜令匠人打一把鼠尾尖刀、遇暇日逕來彼父厚愛的兄弟嚴正家、嚴正見着程惜不勝大喜、便令黃氏安頓酒席、引惜進偏舍、斟酌嚴問道、賢姪到我家、莫非程兄有請、否、惜不覺恨激於心、怒目反視、道、欲說難于啟口之意、嚴怪而問道、姪有何事、但說無妨、惜道、我父是個賊人、姪兒要刺殺之、利刃已準備下了、特來通知叔叔、明日便下手、嚴正不聽此事、便罷、一聞他說、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乃道、姪兒、父子至親、休要行此大逆的事、若使外人知之了、不得禍患、惜道、要刺之情、不是明日、只在早晚間、言罷、抽身走去了、嚴正驚惶不已、將其事與黃氏道、知黃氏道、此不是小可、彼未曾與夫商議、或有不測、尚可無疑、既今來我家道知、以後事露、如何分說、嚴道、然則如之奈何、黃氏道、如今之計、莫若先去告首官府、方免受累、嚴依其言、次日具狀于包府衙裏、告首其事、包公審狀、甚覺不平、乃道、民家那有此等逆理的情、卽拘其父母來問、程永直告其子、果有謀弑之心、得

走入倉窖裏方免寃其母。母亦道不肖子嘗在我面前說要弑父之事。屢被我責。讎彼不肯休。拘其子來。跟勘之。程惜低頭不答。再喚程之鄰里數人。逐一審問。鄰里皆道其子的有弑父的意。身上不時藏有利刃。包公令公人搜惜身上。沒有利刃。其父覆道。昨日行刺。必留在睡房中。包公復差張龍前到程惜睡房。搜檢果于蓆下搜出一把鼠尾尖刀。回衙呈知。包公以刀審問程惜。程惜無語。包公不能決。將鄰里一人犯都監候獄中。退入後堂。自忖道。彼嫡親父子。並無他故。如何其子如此行兇。此事深有可疑。思量半夜轉輾出神。或彼父子莫非前生結有冤愆。將近四更。忽得一夢。正待喚渡稍過江。忽岸上滾出一條黑龍。龍背上坐一神君。手執牙笏。身穿紅袍。來見包公道。包大人休怪其子不肖。乃是二十年前事了。道罷。竟隨龍而沒。包公俄然驚覺。思忖夢中之事。頗悟其意。明日升堂。先令獄中取出程某一干。審問喚程承近前問道。你成的家還是守祖上的。現在是自家創的。永荅道。初曾作經紀。接往來客商。得牙僧錢成家。

包公道出入是自管理麼。永道執理書簿，皆由家人張萬之手。包公卽差人牌，尙得張萬來，衙索書簿視之。從頭逐一看來，中間却寫有一人，姓江名龍，是個和尚。于某月日來宿其家，甚注得明白。包公憶昨夜一夢渡江見龍神之事，記在心下，就獨令程永進屏風後詰問道：今日獄已成，你子該處死，只汝的罪亦難逃。但你心下別有何事，當從實供來，免累眾人。永荅道：吾子不孝，旣蒙處死，彼亦甘心。小人別無甚事。包公道：我知了多時，尚則瞞我。江龍幼僧告你二十

龍圖公案

卷八

四

前事你記得麼。程永聽罷，二十年前幼僧一句毛髮悚動。倉皇良久，不能抵諱，只得直吐供出。包公審實，復卽出堂，差軍牌至程家店裏，睡房床下掘取死屍。當下回報，果掘出一僧人屍首，骸骨已朽爛，惟面肉尚留些須。包公將程永監收獄中，鄰里于証並行放釋。因疑其子必是幼僧後身，冤家有在，特來投胎取債。乃喚其子再審道：彼爲你的父親，你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話說。包公道：赦你無罪，回去別做生計。不見你父如何。其子道：某不會做甚生計。包公道：你若

願做甚生計我自與你一千貫錢去其子道若得千貫錢我買張度牒出家爲僧便罷了包公的信其然乃道你且去我有處置一千貫錢處次日委官籍程永家產得千緡與程惜去遂問程某編定遼陽克軍噫投胎報應者不獨一程氏子矣

牌下土地

話說鄭州離城十五里王家村有兄弟二人嘗出外爲商回歸行至本州地名小張村五里牌遇着個客人係是湖南人姓鄭名才身畔多帶得有銀兩被王

龍圖公案

卷八

五

一兄弟暮見小心陪行靠晚邊將鄭才謀殺搜身上得銀十片私地把屍首埋在松樹下兄弟商量身畔有十片銀子帶得艱難稱此無人看見不如將銀子埋在五里牌下待爲商回來却取分之二人商議已定遂埋了銀子而去後又過着六年餘恰回來又到五里牌了李家店安住次日侵早去牌下掘開泥土取那銀子却不見了兄弟思量當時這銀子四下並無人見如何今日失了煩惱一番思量只有包待制見事如神遂同來東京安撫衙陳狀告知失去銀兩

事情包公當時審狀、又沒個對頭、只論五里牌偷盜、思此二人、必是狂夫、不準他狀子、王客兄弟啼哭、不肯去、包公道、限一個月、日須要尋個着落、與你兄弟、乃去、又後月餘、更無分曉、王客復來陳訴、遂喚陳青、分付道、來日差你去追一個兇身、今與你酒一瓶、錢一貫、自家來日領文引、青歡面而回、將酒飲了、錢收起于家、次日當堂領得公文、看自去、鄭州小張村、追捉五里牌、青遂覆相公、若是追人、即時可到、若是追五里牌、他不會行、又不曾說如何追得、望別差人去、

包公大怒道、官中文引、你若推托不去、卽問你個違限的罪、青不得已、只得前去、遂到鄭州小張村李家店安泊、其夜去五里牌下坐一會、並不見個動靜、思量無計、禁何遂買一炷香錢、至第二夜來焚獻牌下、土地祝叩道、奉安撫文字爲王客來告五里牌、取銀子十片、今差我來此追勾、土地有靈、望以夢報、其夜陳青遂宿于牌下、將近二更時候、果夢見一老人前來稱是牌下土地、老人道、王客兄弟沒天理、他豈有銀子寄此、原係湖南客商鄭才銀子十片、與王客同

行被他兄弟謀殺其屍首現埋在松樹下望卽帶將
鄭才骸骨并銀子去告相公爲他伸冤言罷老人旣
去陳青一夢醒來記得明白次日遂與店主人借鋤
頭掘開松樹下果有枯骨其邊傍掘開地泥五尺有
銀子十片陳青遂將枯骨銀子俱申報安撫包公便
喚客人理問客人不肯招認遂將枯骨銀子放下廳
前只見冤魂空中叫道王客急須還我性命廳上公
吏聽見人人失色枯骨自然跳躍再將王客兄弟罪
勘抵賴不得遂一一招認案旣成將王客兄弟問

龍圖公案

卷八

七

擬謀財害命合當追償押赴市曹處斬鄭才枉死無
親人銀子歸官噫非失銀王客焉得告理非告官鄭
才焉得申冤此土地以搬運法拈弄賊人亦甚巧矣

話說包公一日與從人在途望河南而行行到地名橫坑那三十里程途都是山僻小路沒得人烟當午時候忽有一群蠅蚋逐風而來將包公馬頭團圍了二匝用馬鞭揮之纔起而復合如是者數次公忖道此蠅蚋嘗戀死人之屍者今來馬前繞集莫非此地有不明的事卽喚過李寶鳴聲道蠅蚋集我馬首不散莫非有冤枉事汝隨前去跟究明白卽來報我道罷那一群蠅蚋暮然飛起引着李寶前去行不上三龍圖公案

卷八

八

里到一嶺畔楓樹下直攢入去李寶知其故卽回覆包公公同衆人經其處着李寶用鋤頭掘開二尺土見一死屍面色不改似死未久的番覆看視身上別無傷痕惟陽囊碎表如粉腫尚未消包公知被人謀死忽見衣帶上繫一個木刻小小印子却是賣布的記號包公令解下藏于袖中仍令將屍骸掩了而去靠晚邊亭子上一夥老人併公吏在彼迎候包公問衆人何處來的公吏稟道河南府管下陳留縣宰聞賢侯經本縣特差小人等在此迎候包公聽罷分付

明日聞司與我坐二三日有公事發放公吏等領諾隨馬入城本縣官接至館驛中歇息次日已打點衙門與包公升堂幹事包公思忖路上被謀死屍與城廡事不遠且死者只在近日想謀人賊必未離此乃召本縣公吏分付道汝此處有經紀賣上等好布的喚來我要買幾個公吏領命卽來南街領得大經紀張愷來見包公問汝作經紀曾賣那一路布愷覆道河南地方俱出好布小人是經紀之家但有來者卽貨之不拘所出包公道汝將衆經商所貨布各揀一疋來我看中意者可令錢買愷應諾而出將家裏布各選一疋好的來交堂上公吏人等那個知道包公要驗此死屍一事只說真是耍買布用比及包公逐一看過都無那個印號恰好看到一疋與前小印字暗合包公遂道別者皆不要只用得此樣布二十疋愷道此布日前太康縣客人李三帶來尚未貨賣既大人用得就奉二十疋包公道可着客人一同將布來見愷領諾到店中同賣布客人李三拿過二十疋精細上好的送入包公復取木印記對之一些不差

乃道布且收起。汝賣布客伴還有幾人。李三答道。共有四人。包公道。都在店裏否。李三道。今日正要發布。出賣。聽得大人要布。猶未起身。都在店裏。包公即時差人喚得那三個來。跪作一堂。包公用手按着鬚髯。微笑道。汝這起劫布商賊。有人在此告首。日前謀殺客人。埋在橫坑半嶺楓樹下。李三聽說。便變了顏色。強口辨道。此布小人自貨來的。那有謀劫之理。包公卽取木印着公吏與布號逐一合之。不差毫釐。強賊尚自抵賴。唱令用長柳將四人枷了。收下獄中。跟勘龍圖公案。

卷八

李三衆人神魂驚散。不敢抵賴。只得將謀殺布商劫取情由。招認明白。釐成案卷。判下爲首謀者。合償命。將李三處決。爲從三人。配及邊地方。克軍經紀家。供明無罪。判訖。審得死商係某處人氏。逕差人前往。召得其子來。悉以布疋給還之。其子方知父被人謀死。感泣拜謝。帶將屍骸回去。可謂生死沾恩。

石牌

話說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有一人。姓柴名勝者。少習業。儒家亦豐足。父母具慶。娶妻梁氏。善孝舅姑。勝有

弟柴祖年已二八俱各婚畢一日父母呼柴勝近前
教訓道吾家雖畧豐每思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
易如燎毛言之痛心不能安寢今名卿士大夫的子
孫但知穿華麗衣甘美食訣其言語驕傲其物遨遊
宴樂交朋集友不以財物爲重輕費妄用不知已身
所以耀潤者皆乃祖乃父平日勤營刻苦所得汝等
不要守株待兔吾今欲令汝兒柴祖守家令汝出外
經商俾使得獲微利以添用度不知汝意如何柴勝
道承大人親誨不敢違背只不知大人要兒往何處

龍圖公案

卷八

十一

經商父道吾聞東京開封府極好賣布汝可將此本
往本府杭州販買幾挑前到開封府不消一年半載
自可還家柴勝遵了親言遂將銀兩運至杭州販布
三担辭別父母妻子兄弟而行在路夜住曉行不則
一日來到開封府等在東門城外吳子琛店裏安下
發賣未及兩三日間柴勝自覺不樂卽令家童沽酒
散悶貪飲幾杯俱各沉醉不防吳子琛近鄰有夏日
酷者驀見柴勝帶布入店卽于是夜三更時候將布
三担盡盜去訖次日天明柴勝酒醒起來方知布被

盜去驚得面如土色。罔知所措。就叫店主吳子琛近前告訴道：你是有眼主人，吾是無眼孤客。在家靠父，出外靠主。何得昨夜見吾醉飲幾杯，行此不良的意，串盜來偷吾布三担，汝爲典守的人，難辭其責。今不跟究來還我，必與汝興訟。吳子琛辨說道：吾爲店主，以客來爲衣食之本，安有串盜偷貨的理。柴勝並不肯聽，一直扭到包公臺前首告。包公道：捉賊見賊方好斷理。今既無賊，如何可斷？不准狀詞。柴勝再三哀告，包公卽將吳子琛當廳勘問。子琛仍辨說如前。包公思判不得，卽喚左右將柴勝子琛收監。次日分付左右，逕往城隍廟行香，意欲求神靈判斷其事。不意一連行香三日，並無分毫報應。包公亦無柰，何只得取出柴勝二人跪下，問道：汝布又不知何人盜去，至今三日不見踪影，如何斷得明白？遂卽將二人每責十板，發放回家去畢。原來夏日酷當，夜盜得布疋的時節，已藏在村僻去處。卽將那布首尾記號盡行塗抹，更以自己印記印上，使人難辨。擺布停當，然後零散拖往城中去賣，多落在徽州客商汪成舖內。夏

賊得銀入手，並無一人知覺。後來包公因將柴勝責打發回吳店之後，次日忽忖一計，將衙前一個石牌，令張龍趙虎出衙傳說，將石牌擡入二門之下，要問石牌取布還客。其時府前人衆皆來聚觀。包公見人來看，乃高聲喝問：「這石牌如此可惡，喝令左右打了二十包公，喝打已畢，又將別狀來問。移時又喝叫打如此三次，且把石牌扛到階下。包公見人聚看者多，卽喝令左右將府門閉上，把內中爲首者四人捉下。觀者皆不知其故。包公作怒道：「吾在此判事，不許諸

人混雜。汝等何故不遵禮法，無故善入公廳，實難饒你罪責。今着汝四人將內中看者報其姓名，內有糶米者卽罰他米，賣肉者罰肉，賣布者罰布，俱各隨其所賣者行罰。限定時下。汝四人卽要拘齊來秤當下。四人領命移時之間，各樣皆有。四人進府交納。包公看時，內有布一担，就喚四人分付道：「這布權留在此，待等明日發還。其餘米肉各樣，汝等俱領出去退還原主，不許尅落違悞。四人領諾而出。包公復令左右拘喚柴勝、吳琛到府。包公恐柴勝妄認其布，卽將自

已夫人所織家機二疋試之故意問道汝認此布是你的否柴勝看了告道此布不是小客不敢妄認包公見其誠實復以內布一担抽出二疋令其復認柴勝看了叩首告道此實小人的布不知相公何處得之包公道此布首尾印記不同你這客人緣何認得柴勝道其布首尾印記雖被賊換過小人中間還有尺寸暗記可驗相公不信可將丈尺量過如若不同小人甘當認罪包公如其言果然毫末不差隨令左右喚前四人到府看認此布是何人所出四人卽出

龍圖公案

卷八

十四

窰間知是徽州汪成舖內得之包公卽便拘汪成追問汪成指是夏日酷所賣包公又喚左右拘夏賊審勘包公喝令左右將夏賊打得皮開肉綻體無完膚夏賊一一招認不合盜客布三担止賣去一担更有二担寄在僻靜鄉村之內包公令公牌張強薛霸跟去追完柴勝吳琛二人感謝而去包公又見地方供結夏賊平日害衆卽時依擬問發邊遠克軍民害得除

屈殺英才

話說西京有個飽學生、姓孫名徹、生來絕世聰明、又且苦志讀書、經史無所不精、文章立地而就、俗話說得好、要吟詩就吟詩、要答對就答對、要講春秋就講春秋、要說禮記就說禮記、人人道是才子、個個說是中品、科場中有這樣人、就中他頭名狀元、也不爲過、那曉得近來考試文章、全作不得准、多有一字不通的試官、反取了他三場精通的試官、反不取他、正是不願文章服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若中了試官的

意精臭屁也是好的、不中試官的意、花錦綉也是沒用、怎柰做試官的、自中了進士之後、眼睛被簿書看昏了心、肝被金銀遮迷了、那裏還像窮秀才在燈窗下、看得文字明白、遇了考試、不覺顛之倒之、也不管人死活、因此孫徹雖則一肚錦綉、難怪連年不遇、一日知貢舉官、姓丁名談、正是奸臣丁謂一黨、這一科取士、比別科又甚不同、論門第、不論文章、論錢財、不論文才、也弄說道粘卷、湖名、其實私通門節、把心上人都收盡了、又信手抽幾卷、填滿了榜、就是一場考

試完了可憐孫徹又做孫山外人有一同窓友姓王
名年乎昔一字不通反高中了不怕不氣殺人因此
孫徹逕鬱鬱而死來到陰司閻羅案下告明

告爲屈殺英才事黃天無眼誤生一肚才華試
官有私屈殺七篇錦綉科第不足重輕文章當
論高下糠粃前揚珠玉沉埋如此而生不如不
生如此而死怎肯服死陽無法眼陰有公道上
告

當日閻羅見了狀詞大怒道孫徹你有什麼大才試
龍圖公案

卷八

十六

官就屈了你孫徹道大才不敢稱往往見中的沒有
什麼大才若是試官肯開了眼平了心孫徹當不在
王年之下原卷現在求閻君龍目鑿察閻君道畢竟
是你文字深奧了因此看官不識得我做閻君的原
不曾從幾句文字考上來我不敢像陽世一字不通
的胡亂看人文字除非是老包來看你的就見明白
他原是天上文曲星決沒有不識文章的理當日就
請包公來斷包公把狀詞畧看一看便歎道科場一
事受屈儘多孫徹又將原卷呈上包公細看道果是

奇才試官是什麼人就不取你孫徹道就是丁談包公道這廝原不識文字的如何做得試官孫徹道但看王年這一個中了怎麼教人心服包公分付鬼卒道快拘二人來審鬼卒道他二人現爲陽世尊官如何輕易拘得他包公道他的尊官要壞在這一出上了快拘來不多時二人拘到包公道丁談你做試官如何屈殺了孫徹的英才了談道文章有一日之長短孫徹試卷不好故不曾取他包公道他的原卷現在你再看來說罷便將原卷擲下來丁談看了面皮

通紅起來緩緩道下官當日眼昏偶然不曾看得文字包公道不看文字如何取士孫徹不取王年不通可知查你陽數尚有一紀今因屈殺英才當作屈殺人命論罰你減壽一紀如推眼昏看錯文字罰你來世做個雙瞽算命先生如果賣字眼關節罰你來世做個雙瞽沿街叫化子憑你自去認實變化王年以不通倖取科第罰你來世做牛吃長草過日子以爲報應孫徹你今生讀書不曾受用來世早登科第連中三元說罷各各頓首無言獨有王年道年雖文理

不通兀自寫得幾句儘有一句寫不出的今要罰年吃長草陽世吃長草的不亦多乎包公道正要借你做個榜樣不消辨得卽批道

審得試官丁談稱文章有一日之長短還不如說閱卷有一時之得失然總是枝梧的話頭究而論之不明之罪小不公之罪大若陽世勘問尚可藉親故囑託存緝紳體面一至陰司分毫無可引匿罰作雙瞽同也而筭命先生與沿街叫化子異則不明不公之分別見矣雖然猶不

至爲失肺爲異類以視王年之罰作牛者似帶紗帽的還勝如帶頭巾的至孫徹之早掇巍科于來世庶幾于佛家所謂果報是耶非耶

批完做成卷案把孫徹原卷一併粘連連人解往各

司去

侵冒大功

話說朝廷因楊文廣征邊仁宗有旨差包公賞犒三軍馬頭過處忽一陣旋風吹得包公毛骨凜凜中有悲號不已之聲包公道此地必有冤枉卽叫左右曳

住馬頭宿于公館。登付陰床。忽見一群小卒。共有九名。紛紛告功。凄慘之狀。怨氣冲天。

告為侵冒大功事。兵凶戰危。自古為然。將官以身許國。士卒以身赴敵。如為虎食之供。猶入鳥義之沸。生祈官賞半爵。故不恤萬死死。冀褒封片紙。故不求一生。今總兵游某奪人之功。殺人之頭。了人之命。滅人之口。坐帷幄。何顏折衝。殺大鷹。空思獲獸。痛身等執戟荷戈。止為送自己性命。拚身冒死。反替肥債師。身家頸血淋漓。願肉骨于幽司。刀痕慘毒。請答誅于冥道。烟寒灰而復照。在此日也。烟水窟以生陽。更誰望哉。上告。

龍圖公案

卷八

十九

包公看罷道。你九名小卒。怎能殺退三千韃子小卒。道。只因說來不信。故此游總兵將我們的功勞錄在。自己名下。去了。就如包老爺這樣一個青天。兀自不肯輕信。包公帶笑道。你從直說來。小卒道。當初韃子勢甚勇猛。遊總兵須小卒們五百人。直撞過去。殺敗。而回。夜來小卒們不忿。便思量去破營。共是九名一。

更時分摸去四下放起火來三千驍子一個不留回到本營止望論功陞賞莫說是不陞我們的官就是留我們頭還好。那堪得游總兵將此功竟做在自己名下。又將我們九人殺却以滅其口。可憐做小卒的有苦是小卒吃有功是別人的沒功也要切頭有功又要切頭。包公聽罷道有這等事。喚鬼卒快拿游總兵來審問。移時游總兵到包公道。好一個有功總兵。你如何把九名小卒的功做了自己的功。既沒了他的功。饒了他性命罷了。怎麼又殺了他。你只道殺了

他就滅了口。那曉得沒了頭還要來告首。分付鬼卒將極刑跟勘總兵一欵。招服道是游某一時差處。不合冒認他功。又殺了他。乞放還陽間旌表九人。包公大怒道。你今生休想放回陽間。叫你吃不盡地獄之苦。須與一鬼卒將一粒丸放入總兵口中。遍身火發。肌肉消爛。不見人形。鬼卒吹一口孽風。復化爲人。總兵道。早知今日受這般苦。就把總兵之位讓與小卒。也是情願的。小卒在旁道。快活快活。不想今日也有出氣的日子。正說話間。忽然門外喊聲大震。啼哭一

個不住山雲黯淡、天日無光、鬼卒報道門外喊的喊、哭的哭、都是邊上百姓、個個口內講冤、不下數千餘人、包公道只放幾名進來、餘俱門外聽候、鬼卒遂引三名邊民到公廳跪下、包公道有何冤枉、從直訴來、邊民道只爲今日閻君勘問游總兵事、特來訴冤、小人等是近邊百姓、常遭虜馬蹂踐、不消說起、那曉得這樣還是小事、一日胡馬過來說敗而去、游總兵乘勝追趕、倒把我們自家百姓殺上幾千、割下首級來受封受賞、可憐可憐、這樣苦情不在閻君案下告道、

龍圖公案

卷八

三

叫我那裏去說包公道有此異事、游總兵永世不得人身了、怎麼滿朝有多少人都做了肉塊子、鬼卒復拿一粒丸放在總兵口中、須臾血流迸地、骨肉如泥、一日孽風又化爲人形、邊民道快活快活、但一人萬割也抵不得幾千民命、包公道傳語你們同受冤的、百姓旣爲胡虜受冤、休想報總兵一人之冤、可去做幾千厲鬼、殺賊九名小卒做厲鬼的首領、殺得賊來、我自有的報效、處若游總兵永墮地獄、不得出世、執筆批道、

審得爲將貴立大功立功在能殺敵今游某爲
將而不自立功對敵而不能殺敵無爲貴將矣
夫不能立功猶可沒人之功以爲己功柰何沒
人之功猶可又併殺有功之人以滅其口雖有
智者不能解也不能殺敵猶可多殺邊人以假
作敵柰何多殺邊民猶可又卽將邊人之首級
反割下以請封賞有仁心者固如是乎今卽殺
游一人之命尚不足以贖九人之命况能贖邊
入數千之命總之死尚有餘辜且不萬割于九
人切頭之日及數千邊兵割首級請賞之日而
萬割于小卒邊兵死後首告之日要之猶恨其
不早報有未盡罰及子孫

批亮押總兵入地獄去仍以好言好語安撫小卒併
百姓人等安心殺賊兩項人各歡喜而去

話說順天府香縣有一鄉官知府倪守謙家富巨萬萬嫡妻生長男善繼臨老又納寵梅先春生次男善述善繼慳吝愛財貪心無厭不喜父生幼子分彼家業嘗有意要害其弟守謙逆知其意及染病召善繼囑道汝是嫡子又年長能理家事今契書帳目家資產業我已立定分關盡付與汝先春所生善述未知他成人否倘若長大汝可代他娶婦分一所房屋數十畝田與之令勿饑寒足矣先春若願嫁可嫁之若龍圖公案

繼倘無家資分與善述可待廉明官司將此畫軸去告之不必作狀自能使幼兒成個大富越月守謙病故不覺歲月如流善述年登十八求分家財善繼霸住全然不與且道我父年上八旬豈能生子汝非我父親骨血故分關開寫明白不分家資與汝汝得又與我爭執先春聞說不勝忿怒又記夫主在日曾有遺囑聞得官府包公既極清廉又極明白遂將夫遺記顏一軸赴衙中告道氏幼嫁與故知府倪守謙爲婢生男善述甫週歲而夫故遺囑謂嫡子善繼不以

龍圖公案

卷八

十四

家財均分只將此一軸記顏在廉明官司處告自能使我兒大富今聞明府清廉故來投告伏乞作主包公將畫軸展開看其中只畫一倪知府像端坐椅上以一手指地不曉其故退堂又將此畫軸掛于書齋詳細想道指天謂我看天面指心謂我察自心指地豈欲我看地下人分上此必非也叫我何以代他分得家財使他兒子大富再三看道莫非卽此畫軸中藏有甚留記乃扯開視之其軸內果藏有一紙書道老夫生嫡子善繼貪財忍心又妾梅氏生幼子善述

今僅二歲誠恐善繼不肯均分家財有害其弟之心故寫分關將家業并新屋二所盡與善繼惟留右邊舊小屋與善述其屋中棟左間埋銀五千兩作五程右間埋銀五千兩金一千兩作六程其銀多與善述準作田園後有廉明官看此書猜出此書命善述將金一千兩酌謝包公看出此情卽呼梅氏來道汝告分家業必須到你家親勘遂發牌到善繼門首下轎故作與倪知府推讓的狀態然後登堂又相與推讓扯椅而坐乃拱揖而言道令如夫人告分產業此事如

龍圖公案

卷八

二十五

何又自言道原來長公子貪財恐有害弟的心故以家私與之然則次公子何以處少項又道右邊一所舊小屋與次公子其產業如何又自言道此銀亦與次公子又自辭遜道這怎敢要他學生自有處置乃起立道便去勘右邊小屋佯作驚怪狀道分明倪老先生對我言談緣何不見豈非鬼耶善繼善述及左右環看者無不驚訝皆以包公真見倪知府由是同往右邊云勘畢包公坐于中棟召善繼道汝父果有英靈顯現將你家事盡說與我知叫你将此小

屋分與弟、你心下如何、善繼道憑老爺公斷、包公道此屋中所有的物、盡與你弟、其外田園照舊與你善繼道、此屋之財、些小物件、情愿都與弟去、包公道適間倪老先生對我言、此屋左間埋銀五千兩、作五埋掘來與善述、善繼不信道、縱有萬兩、亦是我父與弟的、我決不思分、包公道亦不容汝分命、二差人同善繼、善述、梅先春三人去掘開、果得銀五埋、將一埋秤過、果一千兩、善繼益信是父英靈所告、包公道右邊亦有五千兩、與善述、更黃金一千兩、適間倪老先生命謝我者、我決不要、可與梅夫人作養老之資、善述先春子母二人聞說、不勝歡喜、向前叩頭稱謝、包公道何必謝我、我豈知之、只是你父英靈所告、謬不虛也、既而向右間掘之、金銀之數一如所言、時在見者莫不驚異、包公乃給一紙批照與善述子母收管、執業竟自出門而去、包公其真極明而廉者矣。

味遺囑

話說京中有一長者、姓翁名健、家資甚富、輕財好施、鄰里宗族、知恩無恤、出見關殿、輒爲勸諭、或遇爭訟、

率爲和息人皆愛慕之年七十八未有男子僅有一女名瑞娘嫁夫楊慶慶爲人多智性甚貪財見岳翁無子心利其資每酒席中對人道從來有男歸男無男歸女我岳父老矣定是無子何不把那家私付我掌管其後翁健聞知心懷不平然自念實無男嗣只有一女又別無親人只得忍耐鄉里中見其爲人忠厚而反無子息嘗代爲嘆息道翁老若無嗣天公真不慈過了二年翁健且八十矣偶妾林氏生得一男名叫翁龍宗族鄉鄰都來慶賀獨楊慶心上不悅雖強顏笑語內懷愠悶翁健自思父老子幼且我西山景暮萬一早晚間死則此子終爲所魚肉因生一計道算來女婿總是外人今彼實利吾財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兩全之計也過了三月翁健疾篤自知不起因呼楊慶至床前泣與語道吾只一男一女男是吾子女亦是五子但吾欲看男面濟不得事不如看女更爲長久的策吾將這家業盡付與汝管因出其遺囑交與楊慶且爲之讀道八十老翁生一子人言非是吾子也家產田園盡付與女婿外人不得爭執

楊慶聽讀訖喜不自勝，就將遺囑藏在匣中，白去。管業不多日，翁健死矣。楊慶得了這許多家業，將及二十餘年，那翁龍已成人長大，請世事了，因自思道：我父基業，女婿尚管得，我是個親男，有何管不得？因託親戚，說知姐夫要取原業，楊慶大怒道：「那家業是岳翁盡行付我的，且岳翁說那厮不是他子，安得又與我爭事？」因不央，因告之官。經數次衙門，上下官司，俱照依囑咐，斷還楊慶。翁龍心終不伏，時包公在京，龍遂密抱一張詞狀，徑去投告。包公看狀，即拘楊慶來。

龍圖公案

卷八

審道你緣何以占翁龍家業，現今不還。楊慶道：「這家業都是小人外父交付小人的，不干翁龍事。」包公道：「翁龍是親兒子，既與他無干，你只是半子，有何相干？」楊慶道：「小人外父明說他不得爭執，現有遺囑在證，遂致上囑付包公看訖，笑道：「你想得差了，你不曉得讀分明，是說八十老翁生一子，家產田園盡付與。」這兩句，是說付與他親兒子了。楊慶道：「這兩句雖說得去，然小人外父說翁龍不是他子，那囑付內已明白說破了包公道。他這句是瞞你的，他說人言非是一

住頭下持去是我子也。楊慶道：小人外父把家業付
小人，又明說別的都是外人，不得爭執。看這句話，除
了小人都是外人了。包公道：只消自家看你兒子看
你，把他當外人否？這外人兩字，分明連上女婿讀來。
蓋他說你女婿乃是外人，不得與他親兒爭執也。此
你外父藏有個真意思在內，你反看不透。楊慶見包
公解得有理，無詞可應，即將原付文契一一交還翁。
龍管業允服供招，知者共稱以爲神斷。

聽五齋評白

龍圖公案

卷八

九

嫡子而奪庶子之業，女婿而奪岳家之產，自是
千古不平。何必看畫軸，何必看遺囑，然後斷歸。

箕箒帶入

話說河南登州府霞照縣有民黃士良娶妻李秀如性妬多疑弟士美娶妻張月英性淑知耻兄弟同居妯娌輪日打掃箕箒逐日交割忽日士美往莊取苗及重陽日李氏在小姨家去飲酒只士良與弟婦張氏在家其日輪該張氏掃地張氏將地掃完卽將箕箒送入伯姆房去意欲明日免得臨期交付此時士良已出外絕不曉得及晚李氏歸見箕箒在已房內心上道今日孀娘掃地箕箒該在伊房何故在我房

龍圖公案

卷八

十一

中想是我男人扯他來姦故隨手帶入事罷却忘記拿去晚飯后問其夫道你今幹甚事來可對我說夫道我未幹甚事李氏道你今姦弟婦何故瞞我士良道胡說你今日酒醉發酒風了李氏道我未酒風只你風鬩忒甚明日斷送你這老頭皮休連累我士良心無此事便罵道這潑皮賤婦說出沒忖度話討個證做來便罷若懸空誣捏便活活打死這潑婦李氏道你幹出無恥事將打來嚇我便討個證做與你今日孀娘掃地箕箒該在他房何放在我房中豈不是

你扯他姦淫致隨手帶入士良道他送箕箒入我坊
那時我在外去亦不知他何故送來怎以此事說得
你不要說這無耻話恐惹傍人取笑李氏見夫陪軼
越疑是真大肆呵罵士良發起怒性扯倒亂打李氏
又罵及孀娘身上去張氏聞伯與姆終夜炒鬧潛起
聽之乃是罵已與大伯有姦意欲辨之想彼二人方
暴怒必激其廝打又退入房去却自思道適我開門
伯姆已聞又不辨而退彼必以我爲真有姦故不敢
辨欲再去說明他又平素是多疑妬忌的人反觸其
龍圖公案 卷八 二

怒終身被他臭口且是我自錯不合送箕箒在他房
去此疑難洗污了我名不如死以明志遂自縊死次
早飯熟張氏未起推門視之見縊死梁上士良計無
所措李氏道你說無姦何怕羞而死士良難以與辨
只遣人去莊趕弟及士美回問妻死之故哥嫂答以
夜中無故彼自縊死士美不信赴縣告爲生死不明
事陳知縣拘士良來問張氏因何縊死士良道弟婦
偶沾心痛之疾不禁苦楚自忿縊死士美道小的妻
子素無此症若有那痛何不叫人醫此不足信李氏

道嬌娘性急夫未在家心痛又不肯叫人醫只輕生自死士美道小人妻性不急爲人口訥怕羞此亦不信陳公將士良李氏夾起士良不認李氏受刑不過乃說出掃地之故因疑男人扯嬌有姦兩人自角口厮打夜間嬌娘縊死不知何故士美道原來如此陳知縣道無姦情彼不縊死欺姦弟婦士良該死的了勒逼招承過了五載其年也是該出遂包公巡行審重犯之獄及欺姦弟婦定卷黃士良上訴道今年小因該出了人生世上王侯將相終歸于盡死何足惜

龍圖公案

卷八

但受惡名而死雖死不甘包公道你經幾番錄了今日更有何冤士良道我本與弟婦無姦可剖心以示天日今卒陷于此使我受污名弟婦有污節我弟疑兄疑妻之心不釋一獄三冤何謂無冤包公將文卷前後反覆看過乃審李氏道你以箕箒證出夫姦是你明白了且問你當日掃地其地都掃完否李氏道前後都掃完了又問道其箕箒放在你房亦有糞草否李氏道已傾乾淨並無糞草了包公又道地已掃完糞草已傾此是張氏自以箕箒送入伯姆房內以

免來日臨期交付非干土良扯他去姦也若是土良
扯姦地未必掃完若掃完而後扯糞箕必有糞草若
已傾糞草而扯又不必帶箕帶入房此可明其決無
姦矣其後自益者以己自錯不合送箕帶入伯姆房
啓其疑端辨不能明污名難洗此婦必畏事知耻的
人故自分一死以明志非以有姦為懣李氏陷夫于
不赦之罪誣熾以難明之辱致叔有不釋之疑皆由
廢婦無良故逼無辜鬱死合以威逼由絞土良該償
發士美殛頭道吾兄平日樸實嫂氏素性妬忌亡妻

龍圖公案

卷八

三

生平知恥小的向日告狀只疑妻與嫂氏爭忿而死
及招人我兄姦上去使我蓄疑不決今老爺此辨極
明真生城隍一可解我心之疑二可雪吾兄之冤三
可白亡妻之節四可正妬婦之罪願萬代公侯李氏
道當日丈夫不似老爺這辨故我疑有姦若早些辨
明我亦不與他打罵老爺既赦我夫之罪願同赦妾
之罪婦人愚魯以致妾疑今知悔能改土美道死者
不能復生亡妻死得明白我心已無憾要他償命何
益包公道律洪應死吾豈能生之此大可為妬婦戒

房門誰開

話說有民晏誰賓污賤無耻生男從義爲之娶婦東氏誰賓屢挑戲之東氏初拒不從後積久難卻乃勉從之每男外出則夜必入婦房姦宿一日從義往賀岳丈壽東氏心恨其翁料夜必來乃哄公之女金娘道你兄今日出外去我獨自宿心內怕驚你陪我睡可好金娘許之其夜翁果來彈門東氏潛起開之縣立暗處翁遂登床行姦野意將完乃道一嫂你物事真好我今日興不淺不應翁又道一嫂你物事似白

龍圖公案

卷八

十四

面一般何不應我一句金娘乃道父親是我也不是嫂嫂誰賓方知是錯然雲鬪雨罷悔無及矣便跳身走出次日早飯女不肯出同養母不知其故其父心知之先飯而出母再去邀女已益死在嫂嫂房內東氏心中憂慮卽回外家達知其故東氏之兄東棠道他家這樣沒倫理當去首告與他絕親離妹歸來另行改嫁方不爲彼所染遂赴縣告了誰賓包公卽令差人去拘晏誰賓情知惡逆天地不容卽自縊死後拘衆干證到官東棠道宴誰賓自知大惡瀰天王法

不容已自縊死。晏從義惡人輩子，不敢結親。願將束氏改嫁。外有定議，各服其罪。餘人俱係干証，與他無干。小的已告訴得實，乞都賜省發。衆人感激。包公見狀中情甚可惡，且將來審問道。東氏原與翁有姦否？東崇道並無包公道。旣與翁無姦，今翁已死，何再求改嫁？東崇道禽獸之門惡人之子，不願與之結親。故敢懇求再嫁。包公道：金娘在東氏房中睡，房門必閉，是誰開門？東崇道：那晏賊已早躲房中。包公道：晏賊意還在姦誰？東崇道：不知。東氏道：彼意在我。謀及子女。包公道：你二人相伴，何不喊叫起來？東氏道：小妾怕羞，且未及我，何故喊起？包公終不信，將束氏夾起，道：必你先與翁有姦。那一夜你睡姑床，姑睡你床，故陷翁于錯誤。束氏受刑不過，乃從直招認。包公道：你與翁有姦，本該死你，叫姑伴睡，又自躲開，陷翁于誤。陷姑于死，皆由于你。死有餘辜。本秋將東氏處決，又移文去折毀晏誰賓之宅，以其地開瀆水之池。噫！晏賊之肉，犬豕不屑食之矣。

新評龍圖神斷公案卷九

兔帶帽

話說武昌府江夏縣民鄭日新與表弟馬泰自幼相善，新常往孝感販布，後泰與同往一年，甚是獲利。次年正月二十日，各帶紋銀二百餘兩，辭家而去。三日到陽邏驛新道，我你同往孝感城中，一時難收多貨，恐悞日久，莫若二人分行，你往新里，我去城中，何如？泰道：此言正合我意。入店買酒，李昭乃相熟店主，見二人來，慌忙迎接，卽喚酒來，虔誠勸道：新年酒，一年龍圖公案

卷九

一次盛飲幾壺，二人皆醉，力辭方止，取銀還昭，昭亦再三退讓，勉強受下。三人揖別，新往城中去訖，臨別囑泰道：隨數收得布疋，陸續發夫挑入城來，泰應諾別去，行不五里，酒醉脚軟，坐定暫憩，不覺醉睡，卧亭正是醉夢，不知天早晚，起來但見日沉西，忙趨步行五里，地名叫做南春，前無村，後無店，心中慌張，偶在高崗遇吳玉者，素慣謀財，以牧牛爲名，泰偶遇之，至道客官天將晚矣，尚不止宿，近來此地不比舊時，前去十里孤野山崗，恐有小人不等，泰心已慌，又被玉

以三言四語說得越不敢行。乃問玉道：「你家住何地？」玉道：「前面源口就是。」泰道：「既然不遠，敢問庭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卽當厚謝。王佯辭道：「我家又非客店。酒館安肯留人宿歇？」我家床鋪不便。憑你前行亦好。後轉亦好。我家決住不得。」泰道：「我固知宅上非客店。但念我出外辛苦，亦是陰隲再三懇求。」玉佯轉道：「我見你是忠厚的人，旣如此說，我收了半與你同回。」二人回至家中。玉謂妻龔氏道：「今日有一客官因夜來我家借住，可整酒來吃。」母與龔氏久惡玉爲此事，見龍圖公案 卷九 三

泰來，甚是不悅。泰不知以爲怒已，乃緩辭謝道：「小娘休惱，我自當厚謝。」龔氏睨視以目一丟，泰竟不知其故。俄而玉出妻，乃趨入，只得擺設厚席。玉再三勸飲。泰先酒纔醒，又不能却玉之情，連飲數杯，甚醉。玉又以大杯強勸二甌。泰不知杯中下有朦藥在內。飲後昏昏不知人事。玉送入屋後小房安歇，候更闌人靜，將泰背至左傍傍源口，又將泰本身衣服裹一大石，背起推入蔭塘。而泰之財寶盡得之矣。其所害者，非止一人所爲，非一次也。日新到孝感二三日，貨已收。

二分並未見泰發貨至。又等過十日。日新自往新里街去看泰。到牙人楊清家。清道今年此來何遲。新愕然道。我表弟已久來你家收布。我在城中如何久不發貨來。清道你那個表弟。並未曾到。新道我表弟馬泰舊年也在你家。何推不知。清道他幾時來。新道二十。二日回到陽邏驛分行。滿店之人皆道沒有。新心中疑惑。皆遍問別牙家。皆無是夜清備酒接。豐衆皆勸飲。新悶悶不悅。衆人道。想彼或往別處收買貨去。不然人豈會不見。新想他別處皆生無有去所。只宿

龍圖公案

卷九

七

過一晚。次早往陽邏驛李昭店問。亦道自二十二日別後未轉。乃心忖。或途中被人打搶。新一路探問。皆說今新年並未見打死有人。又轉新里街問店中衆客。是幾時到。皆說是二月到的。新乃心中想道。此必牙家見他銀多身孤。利財謀死。亦未見得。新謂清道我表弟帶銀二百兩來汝家收布。必是謀財害命。遍問途中並無打搶。設若途中被人打死。必有屍在。如何活活一人那里去了。清道我家滿店客人如何幹得此事。新道你家店中客人皆是二月到的。我表弟

來想或孤客夜到。故受你害。清道既有客到鄰里。豈無人見。街心謀人。豈無人知。你平白黑心說此大冤。二人大鬧。因而廝打。新寫信僱一人馳報家中。次日具狀告縣。孝感知縣張時泰。准狀行牌。次日楊清亦卽具訴。縣王准行牌。拘集一千人犯。齊赴臺前研審。縣主道。日新你告楊清謀死馬泰。有何影响。新道奸計多端。彌縫自密。豈露踪影。乞爺發究。自明清道。日新此言。皆昏天黑地。瞞心昧已。馬泰並未來家。若見他一面。甘心就死。此必是日新謀死。佯告小的。以掩自己。新道小人。分別在李昭店買酒。各往東西。縣主便問李昭。道是日到店買酒。小的以他新年初到。舊例設酒飲。後辭別一東一西。怎敢胡言。清道小的家中客人甚多。他進小的家中。豈無人見。本店有客伴可審。東西有鄰里可問。縣主卽各拘來。問道。你見馬泰到楊清店否。客伴皆道不見。新道鄰里皆伊相知。彼縱曉得。亦不肯說。客伴皆是二月到的。馬泰乃正月到他家裡。他們那裡知得。大抵馬泰一人先到。楊清方起此不良之心。乞爺法斷償命。縣主見鄰里

客人各皆推阻。勒清招認。清本無辜。豈肯招認。縣主
喝令將清重責三十不認。又令挾起受刑。不過乃亂
招承。縣主道。既招謀害。屍在何處。原銀在否。清道實
未謀他。因爺爺苦刑受當。不過只得屈招。縣主大怒。
又令夾起。卽刻昏暈。久而纔醒。自思不招亦是死的。
不若暫且招承。他日或有明白。遂招道。屍丟長江。銀
已用盡。縣主見他招承停當。卽釘長板。扭鎖斬罪。已
定。已及半年。適包公奉委巡行天下。特來湖廣。歷至
武昌府。是夜詳覽案卷。偶爾精神困倦。隱几而卧。夢

龍圖公案

卷九

五

見一死頭戴了帽。奔走案前。旣覺。心中思忖。夢鬼帶
帽。乃是冤字。想此中必有冤枉。次日單甲楊府一起
個個研審。問李昭則道。吃酒分別是的。問楊府鄰店
皆道未見。心中自思。此必途中有變。次日托疾不出。
坐堂微服。帶二家人。往陽邏驛。一路察訪。行至南春
見其地甚是孤僻。細察仰觀。但見前面源口。鴉鵲成
群。栽蔭蔭塘岸。畔三人進前視之。但見有一死人浮
于水面。尚未甚爛。包公一見。令家人竟至陽邏驛討
驛卒二十名。轎一乘。到此應用。驛丞知是包公。卽喚

夫轎自來迎接。參見畢。包公卽令驛卒下塘取屍。其
深莫測。內有一卒趙忠。自稟道。小人畧知水性。願下
取之。包公大悅。卽令下塘。浮至中間。拖屍上岸。包公
道。你各處細搜。看有何物。趙忠一直鑽下。見內有死
屍數人。皆已腐爛。不能得起。乃上岸稟與包公。包公
卽時令驛卒擒捉。上下左右十餘家人。問道。此塘是
誰家的。衆道。此乃一源灌蔭之塘。非一家所有。包公
道。此屍是何處人的。皆不能識。將十數餘人。帶至驛
中路上。自思。這一千人。如何審得。將誰問起。安得人
人而加刑哉。心生一計。回驛坐定。驛卒帶一千人進。
包公着令一班跪定。各報姓名。令驛書逐一細開。其
名呈上。包公看過一遍。乃道。前在府中夜夢。有數人
來我墓前告狀。被人謀死。丟在塘中。今日親自來看。
果得數屍。與夢相應。今日又有此人名字。佯將硃筆
亂點。姓名紙上一點。高聲喝道。無辜者。起去。謀死人
者。跪上聽審。衆人心中無虧。皆走起來。惟吳玉唬得
心虛胆戰。起亦不是。不起亦不是。正欲起來。包公將
鞮鼓一敲。罵道。你是謀人。正犯。怎敢起去。吳玉低首。

無言。喝打四十問道。所謀之人。乃是何方。一一從直招來。免動刑法。吳玉不肯招認。包公命取夾棍夾起。乃招承道。此皆遠方孤客。小人以牧牛爲由。見天稍晚。將花言巧語。哄他到小的家中借歇。將毒酒醉倒。丟入塘中。皆不知姓名。包公道。此未爛屍者。今年幾時謀死的。吳玉道。此乃今春正月二十二日。跪下謀死的。包公自思。此人死日。正與鄭日新分別日期。想必是此人。了。卽喚李昭來問。驛卒稟道。前日往府聽審未回。包公令衆人各回。將吳玉鎖押次日。包公起

龍圖公案

卷九

七

馬往府。府中官僚人等。不知所以。出郊迎接。皆問其故。包公一一道之。衆皆嘆服。又次日。弔出楊清等畧。審卽令鄭日新往南春認屍。明白回報。取出吳玉出監研審。乃問清道。當時你未謀人。何爲招認承獄。清道。小人再四訴說。並無此事。因本店客人。皆說二月到的隣里。皆恐累身。各自推道不知。故此張爺生疑。苦刑拷詢。昏暈幾絕。自思不招。卽死。不若暫招。或有見天之日。今日幸遇青天。訪出正犯。一則老爺明察。沉寃。次則皇天不昧。包公令打開楊清枷鎖。又問日

新道。你當時不察。何故妄告。新道。小人一路遍問。豈知這賊彌縫如此。縝密。小人告新亦不得已。包公道。馬泰當時帶銀多少。新道。二百兩。又問吳玉道。你謀馬泰得銀多少。玉道。只用去三十兩餘。銀猶在。包公卽差數人。往取原贓。其母以爲捉已受刑。乃赴水而死。龔氏見姑赴水。亦同跳下。公差救起。搜檢原銀。封鎖家財。令鄰里掌住。公差帶龔氏出官。龔氏稟道。丈夫克惡。母諫成仇。何況于妾。婆婆今死。妾亦願隨。包公道。你旣屢諫不從。于你無干。今發官嫁。日新本該

龍圖公案

卷九

八

問你誣告的罪。但要你搬屍回葬。罪從免擬。日新磕頭叩謝。

鹿隨獐

話說大田縣一村。高村坂。有一峻嶺。名曰枯蹄嶺。上通大田。下往尤溪。有一孤客販布。往鄉收帳。路經彼地。山凹有一人家。姓張。兄弟二人。名祿三。祿四。假以砍薪爲名。素行打搶。遇有孤客。便起歹意。客欲問路。望見二人。迤邐而來。近前拱而問道。此去二十九都多少路程。祿三荅道。只有半日之遙。你從何來。客道。

我在各鄉收帳回家。問此處有一條小路。甚是便捷。不意來此失路。望二位指引。祿四道過嶺十里。卽是大路。客以爲真是樵夫。遂任意步行去。及到前途。乃是峻嶺絕路。只得坐石等人。借問。忽見祿四兄弟。盤山而來。一刀揮下。客未曾提防。刀中頸項。登時氣絕。二人搜其腰間。得散碎銀七八兩。又有銀簪二根。兄弟將屍埋掩。山傍將銀均分。俵爾半年有餘。毫無人知。適有近地錢五秀。范體忠。兩家爭山界不明。錢五秀訪知包公。逕行卽往告狀。時包公卽自往山踏

勘五秀得理。斷山與他管照。范體忠受刑杖罪。包公令左右擺道回衙。來至山傍。忽狂風驟起。包公思想半晌。莫非此地有甚冤枉。卽令二人於各處尋覓。於山傍有一死屍。被獸掘開。下截露出在外。二人回覆包公。親往視之。令左右一起開看。見頸項四刀。乃知被人謀死。復命左右爲之掩覆。回衙不知誰人謀死。無計可施。包公道。我日斷陽間。夜斷陰間。這件事陽間不得明白。我要向陰間討個真實消息。便登了付陰床。叫陰司手下人分付道。枯蹄山傍謀殺一人。露

出死屍。帶了重傷。不知此屍身是誰殺死。必行冤魂。到此告狀。你等俱各伺候。放他進來。話畢。霎時間。陰風颯颯。燭影不明。遂覺精神困倦。隱几而臥。似夢非夢。須臾一人無頭。身血淋漓。前有一獐。後鹿隨之。慌忙而竄。包公驚覺。不見手下衆人。渾如一夢。心下躊躇。莫非枯蹄。訪問果有姓張的名祿三。祿四者。兄弟二人。往彼處覓訪。如有張祿拿來見我。二人應諾而去。及至枯蹄訪問。果有姓張的名祿三。祿四者。兄弟二人。不敢往捉。轉衙回見包公道。小的蒙差訪拿張

龍圖公案

卷九

十

祿其地。果有張祿三。祿四兄弟。包公道。既有此名。卽叫吏書。可發牌火。速拿來見我。二人復去。拘得至官。審問。包公喝道。你二人搶劫客人貨物。好生直招。免加重刑。二人強硬不認。包公喝令左右。將二人每責六十。重杖長枷。兄弟受刑。不過只得從實。招道。是一客人。往鄉收帳回家。因迷失問路。小的佯指。令人僻處殺死。是寔。今蒙訪出。此亦冤魂不散。包公見皆招。明卽判處決。聞者痛快。

遺帕

話說池州府青陽縣民趙康家私巨富生子嘉賓。恃財恣性好淫博奕。徹夜謳歌。是日命僕從跟隨。徑往南庄閑遊。偶二女子年方二八上下。淡粧素服。自然雅潔。觀不厭目。儘可賞心。問僕人道。此誰家婦。僕道。此山後丘四妻妹。因夫出外經商。數載未回。常往庵廟求籤筮。嘉賓道。你去問他。家中若少銀穀。隨他多少。我把借他。僕道。伊親頗富。縱有不給。必自周濟。賓是夜想二婦的顏色。竟不能寐。次日飲後。取一錠銀。

龍圖公案

卷九

十一

約有十兩。往其家調姦二婦貞節不從。厲色罵詈。欲喊鄰人。賓見不可拂袖而出。思謀無策。卽着僕去請友人李化龍孫必豹。二人來庄。令庄人整酒。飲至半酣。二友道。今日蒙召。有何見諭。賓道。今日一事。甚掃我興。特請二位同設一計。衆道何事。快請教。賓道。昨在閑遊。偶遇丘四妻妹二人。朝神過此。貌均奇絕。今上午將銀一錠。到彼家只求一樂。不惟不肯。反被惡言罵詈。故拂我意。二人道。此事至易。賓道。見有何妙策。請教一二。友道。今夜候至三更。將兩人後山吶喊。

兩人前門進去。擒此二婦。放在山窠。任伊擺佈。何難之有。衆皆附會。道此計甚妙。是夜飲酒。候至三更。四人瞞了庄人。私自潛出。把二人在後山吶喊。二人向前衝門而進。傭工人不知起看。二人就將工人綁縛。丢于地下。使不能出喊。遂入房中。止捉得曾氏一人。不意丘四妹子因家有事。傍晚接回。三人將曾氏捉入山中平窠內。三人輪幹。每人二次。曾氏苦楚不勝。至天微明。三人散去。嘉賓不意遺一手帕。在傍次早鄰人方知。曾氏家被劫。衆人入看。解放工人。卽報丘龍圖公案。

卷九

十二

四妹家許早夫。嬾往看。遍覓無踪。尋至山窠。只听哀哀叫苦。三人近看。羞不能遮。不能動止。許早背回。曾氏不能言語。惟以手拍肚而已。姑會其意。知爲陽多膨脹。取匾担輕曳。盡去其陽。姑以湯灌。久之畧甦。方能言語。姑道。因何如此。曾氏羞言。姑問再三。乃道。昨夜三鼓。二人衝門而進。我以爲賊。起身欲走。穿衣未及。二人進房。捉上山去。三人強姦。不容自願。姑曰。三人你認否。曾氏道。昏月之下。認人不真。許早拾得白綾手帕。解開一看。只見帕上寫有嘉賓之名。乃是戲

婦所贈其妻知之。乃告早道。昨日上午。嘉賓將銀一錠。來家求姦。被我罵去。想必不甘。晚下奏合光棍。來捉強姦。幸我不在。不然亦難逃矣。許早聽妻言語。卽寫呈具首于包公。

呈首爲獲實強姦事。鷹鷂搏擊。鳩雀無遺。虎豹縱橫。犬羊無類。淫豪趙嘉賓。逞高踐踏地方。兩三坵度荒秀麥。止供羣馬半食。恃強派食庄戶。百十勛抵債。洪豬不穀。多人一嚼。無犯平民。淚汪汪常遭。蠻楚有貌少婦。眷蹙蹙弗洗。汚淫歡

龍圖公案 卷九

伯傾一樽。又滿一樽。方兄用幾貫。更填幾貫。金銀包膽。姦宿匪彝。瞰舅丘四遠。出來家擲銀調姦。舅婦曾氏。貞節不從。喊鄰逐出。惡卽串黨三人。搽紅抹黑。執斧持刀。夤夜明火入室。突衝擒入山窠。彼此更番。輪姦幾死。天早覓獲。命若懸絲。遺帕存証。四鄰驚駭。痛恨黑夜入人家。老穉聞風。股票山塢。姦婦人樵牧。見影膽寒。不啻斜陽閉戶。止聲于夜啼之兒。真同明月滿村。吠瘦乎守家之犬。見者睡不貼席。卽如越王勾踐卧

新聞者夢不至醜酷似司馬溫公警本山路滾
滾兮塵飛合村洋洋乎鼎沸懇天勦惡驗帕燭
姦正法若因姦而誣之以盜似乎膏蛇添足惡
扮盜以曲成其姦誰謂相鼠無牙遺帕不止于
絕纓荒野倍慘于暗室萬民有口三尺有法上
首

鄰佑蕭興等問道你係近鄰知其詳否興道是夜事
小人通未知之次早起過門只知傭工人喊叫衆人
入看見工人綁于地下遂卽解放報知許早夫婦過

龍圖公案

卷九

四

看覓至山窠纔獲曾氏不能行止遺帕在傍是之餘
事不知不敢妄言包公道傍遺有帕帕內既有嘉賓
的名必是他無疑了賓道小人三日前遺此帕于路
並未在山况一人安能綁人而捉人此皆夙仇誣陷
早道日間分明是你擲銀調戲二婦喊罵纔出是晚
被劫並未去財况有手帕硬證設是賊劫必定擄財
何獨姦婦乞老爺嚴刑拷出回黨以伸此案包公喝
將賓重打二十令之招認賓仍前巧言爭辨包公令
將原被二人一起收監鄰等發出私囑禁子道你謹

守監門伺有甚閑人來看。嘉賓否。若有人來不可。他相見卽拿來見我。明日賞你。若漏洩賣放六十。禁子道不敢。包公退堂。禁子坐守不移時。有二八來監門前呼賓。禁子閉了頭門。守堂皂隸齊出。扭結二人進堂。敲梆。包公升堂。禁子道。獲得二人俱皆探。嘉賓者。包公道。你二人同姦曾氏。嘉賓先已招出。正欲出牌。捕捉你却自來。湊巧二人面皆失色。兩不相照。化龍道。小人兩個並無。彼何妄扳包公道。嘉賓說。若非你二人。他一人必幹此事。不得從直。招來二人。

龍圖公案

卷九

五

道彼自幹出妄扳我等。包公見其詞遁。乃令各打二十。取招二人未招。令夾起。遠出廊下。監中取嘉賓出來。但見夾起二人心中慌了。包公呼上。罵道。分明是你這賊。強姦曾氏。我已審出二人。係你同夥。彼已招承道。是你叫。他非管他事。故將他夾起。嘉賓猶自爭辨不已。仍令夾起。嘉賓畏刑。乃招道。是日。小人不合。到其家。擲銀。被他罵出。遂叫二人商議。計出化龍。乞老爺寬刑。包公道。你二人先說妄扳。嘉賓招明。各畫招來。三人面面相覷。無言抵荅。只得招認。當卽判道。

審得趙嘉賓。不羈浪子。恃富荒淫。罔知官法之
如爐。倚恃牙爪。擒姦婦女。勝若探囊。而取物棍
徒化龍等。既不能盡忠告之善道。抑且相助而
爲非。既不能陳藥石之箴規。究且設謀以從欲。
明火衝家。綁縛工人于地下。開門擒捉。輪姦曾
氏於山中。敗壞紀綱。強姦不容於寬。有母分首
從。大辟用戒乎刁淫。

借衣

話說開封府祥符縣縣學生員沈良謨。生子名猷。英

龍圖公案

卷九

十一

英妙士里人。趙家庄進士趙士俊妻田氏。年將半百
無子。止生一女。名阿嬌。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
之貌。時與沈良謨子猷結爲秦晉。未經一載。良謨家
遭水患所淹。因而家事蕭條。士俊見彼落薄。欲與退
親。其女阿嬌稍長。賢淑。謂母田氏道。爹爹既將我配
沈門。寧肯再適他人。田氏見女長成。急欲使之成親。
奈沈猷不能遣禮爲聘。一日士俊往南府公出。田氏
竟令蒼頭往沈猷家請猷。往見。將銀與彼作聘。猷聞
大喜。奈鷄懸耳結。遂往姑娘家借衣。姑娘見侄到。問

其到舍。有何所議。沈猷道。岳母見我家貧。昨遣人來
斗我。將討銀與我。以作聘禮。然後成親。奈無衣服。敬
到此問你。一兄借用明日。卽早奉還。姑娘聞得。亦喜
留午飯後。立命兒王倍。取套新衣服。與姪兒去。誰料
王倍是個歹人。聞得此事。卽託言道。難得表弟到我
家。須消停幾日。何可便去。我要去拜一知友。卽日卽
回相陪。故不將衣服借之。猷只得在姑娘家等。王倍
白到趙家。詐稱是沈猷。田夫人回女阿嬌。出見款待
見王倍。禮貌荒疎。田氏道。賢婿是讀書的人。爲何粗

龍圖公案

卷九

率如此。倍荅道。財是人胆。衣是人毛。小婿家清流落
居住茅屋。驟見相府。心不敢安。故致如此。田夫人亦
不怪他。留之宿。故疎放其女。夜出與之偷情。次日收
拾銀八十餘兩。金銀首飾珠寶等約值百兩。交與倍
去。彼只以爲真婿。怎知提防。倍得此金銀回來。見猷
只說他去望友而歸。又纏住一日。至第三日。猷堅要
去。乃以衣服出借之。及猷到岳丈家。遣人入報。岳母
田夫人卽驚怪出而見之。故問道。你是吾婿。可說你
家事。與我聽。猷一一道來。皆有根據。但見言詞文雅。

氣象雍容。人物超群。真是大家風範。田夫人心知此是真婿。前者乃光棍所假。悔恨無及。入對女道。你出見之。阿嬌不肯出。只在簾內問道。叫你前日來。何故等今日。猷道。賤體微恙。故今日來。阿嬌道。你早來三日。我是你妻。金銀亦有。今來遲矣。是你命了。猷道。令堂遣盛价來約。以銀贈我。故造次至此。若無銀相贈。亦不關甚事。何須以前日今日爲辭。我若不寫退書。任你守至三十。亦是我妻。令尊雖有勢。豈能將你再嫁他人。言罷。卽起身要去。阿嬌道。且慢。是我與你無

龍圖公案

卷九

緣你有好妻在後。我將金鈿一對。金釵二股。與你買書讀。願結下來生的緣。猷道。小姐何說此斷頭的話。這釵鈿與我。豈當得退親財禮乎。憑你令尊與我何如。我便不去。阿嬌道。非是退親。明日卽見下落。你速去。則得此釵鈿。稍遲恐累及于你。猷不信。在堂上大坐。少頃。內堂忙見小姐縊死。猷還未信。進內堂看之。見解繩下。田夫人伏抱痛哭。猷亦淚下如雨。心痛如割。田夫人塵之。出道。你速出去。何可淹留。猷忙回姑娘家。交還衣服。達知其故。見是他去脫銀。不得姦宿。

不知此女這性急便死。王母切責之。驚疑益甚。不數日而死。倍妻游氏亦美貌賢德。纔入王門一月。見倍幹此事。罵道你脫其銀不當污其身。你這等人。天豈容你。我不願爲你婦。願求離歸娘家。倍道我有許多金銀在。豈怕無婦人娶。卽寫休書離之。再說趙士俊數日歸家。問女死之故。田夫人道女兒往日驕貴。凌辱婢妾。日前沈女婿自來求親。見其衣冠藍縷。不好門面。想以爲羞。遂自縊死。亦是他性子執迷。與女婿無干。士俊說道我嘗要與他退親。你教女兒執拗不肯。今來玷我門風。惱死我女兒。反說與他無干。我偏要他償命。卽寫狀與家人往府赴告。

龍圖公案 卷九

告爲姦女殺女事情莫切于父子事莫大于死。生痛女阿嬌年甫及笄。許聘猷野。沈猷未及于歸。猷潛來室。強逼成姦。女重廉耻。懷慚自縊。切思閨門風化所關。男女嫌疑所別。少不得是伊妻子。何故寅年要吃卯年糧。且終久是伊室家。不合今日先討明日飯。生者旣死同余。合就之姻緣已絕。死者不生。償命抵死之法律。難逃人。

命關天哭女動地上告

趙進士財富勢大。買賄官府打點上下。葉府尹拘集
審問。一依原告偏詞。干証妄指。將沈猷擬死。不由分
訴。將近秋期。趙進士復書通巡行包公。囑將猷處決。
勿留致累。田夫人知之。私遣家人往訴包公。囑勿便
殺。包公心疑。道均是婿也。夫囑殺妻。囑勿殺。此必有
故。單弔沈猷。詳鞫其來歷。猷乃一一陳說。包公詰道。
當日趙小姐怨你不早來。你何故遲去三日。猷道。因
無衣冠。在表兄王倍家去借。苦被纏留兩日。故第三

龍圖公案

卷九

八

日去。包公聞得心下明白。乃裝作布客。往王倍家賣
布。倍問他買二疋。故高擡其價。激得王倍發怒。大罵
這小客可惡。布客亦罵道。量你不是買布人。我有布
二百兩。你若買得。肯減五十兩。與你休欺我客小。王
倍道。我不做客。要許多布何用。布客道。我料你窮骨
頭。那得及我。王倍思家中銀有七八十兩。若以首飾
相添。更不住百五十兩。乃道。銀我生放者多。只現在
者未滿二百。若要首飾相添。我盡替你買來。布客道。
只要實估。首飾亦好。王倍隨對出銀六十兩。又以金

銀首飾估作九十兩問他買二十担好布包公既賺
出此贖乃召趙進士來以金銀首飾交與他認趙進
士大畧認得幾件着道此釵釧多是我家物何以在
此包公再拘王倍來問道你脫趙小姐金銀贓已將
來買布當日還有姦否王倍見包公卽是前日假粧
布客真贓已露情知難逃遂招承道前日因表弟來
借衣服小的果詐稱沈猷先到趙家小姐出見夜得
姦宿今小姐縊死表弟被監天臺察出死罪甘受包
公看其情可惡重打六十卽時死於杖下趙進士聞
龍圖公案

卷九

十一

得此情怒氣冲天道脫銀尚恕得只女兒被他污辱
懷慚而死此恨難消險些又誤陷死女婿損我陰陽
今必更窮追其首飾令他妻亦死獄中方洩此忿王
倍離妻游氏聞得前情自往趙進士家去投田夫人
道妾到王門未滿一月因夫脫貴府金銀妾惡其不
義卽求離異已歸娘家一載與王門義絕彼有休書
在此可證今聞老相公要追妾首飾此物並非我得
望夫人察實垂怜趙進上看其休書窮詰來歷果先
因夫脫財事而自求離異乃歎息道此女不染污財

不居惡門知理知義名家子女不過如是田夫人因
女不巳見夫稱游氏賢淑乃道吾一女惜如掌珠不
幸而亡今願得你爲義女以憫我心你意何如游氏
拜謝道若得夫人提攜是妾重生的親父母趙進上
道你二人既願結契母子今游氏無夫沈女婿未娶
卽將與彼成親便當親女婿相待何如田夫人道此
事真好我思未及游氏心中喜甚亦道從父親母親
尊意卽日令人迎親沈猷來入贅趙家與游氏成親
人皆快焉異哉王倍利人之財而橫財終歸于無污
龍圖公案 卷九 三

微矣

人將入... 幸而亡... 文不巳... 不居惡門...

壁隙窺光

話說廬州府霍山縣南村有一姓章名新素以成衣為業。年將五十。妻王氏少艾。淫濫無子。新撫兄子繼祖。養老。長娶劉氏。貌頗嬌嬈。有桐城縣二人來霍山縣做漆。一名楊雲。一名張秀。與新有舊好。遂寄宿焉。日久愈厚。二人拜新為契父母。出入無忌。視若至親。楊雲與王氏先通。既而張秀皆有一日。新叔侄往鄉成衣。楊雲與王氏正在雲雨。被媳撞見。王氏道。今日被此婦撞見。不便。莫若污之以塞其口。新叔侄至夜

龍圖公案

卷九

三

未回。劉氏獨宿。楊雲往撥開劉氏房門。劉氏正在夢寐。楊雲上牀抱姦。手足無措。叫喊不從。王氏入房。以手掩其口。助之。姦行雲雨。劉氏壓于不得已。遂納寢。張秀亦與王氏就寢。由是二人輪宿。楊雲宿姑。張秀宿媳。楊雲宿媳。張秀宿姑。新叔侄出外日多。居家日少。如是者一年有餘。四人意甚綢繆。不意為新所覺。欲執未獲。楊張二人與王氏議道。老狗已知。莫若陰謀殺之。免貽後悔。王氏道。不可。我你行事。只要緝密些。彼獲不倒。無奈你何。叔侄鄉回。數日。新謂繼祖道。

今八月矣。家家收有新穀。今日初一不好去。明日早起。同往各處去討些穀回家吃用。次日清早與侄同出二處分行。新往望江灣畧近。繼祖往九公灣稍遠。新帳先完。次日午後卽回行。至中途。突遇楊雲二人。做漆回家。望見新來交頭附耳。前計可行。近前問道。契父回了包裹。兩傘我等負荷。行至一僻地。中山天色傍晚。二人扯新進一深源。新心慌大喊。並無人至。張秀一手扭住楊雲於腰間。取出小斧一張。向頭一劈。卽死。乃被腦骨陷住。取斧不出。條忽風動。竹聲疑

龍圖公案

卷九

二四

是人來。忪推屍首連斧丟入蓮塘。恐屍浮出。將大石壓倒。二人卽回。自謂得志。言于王氏。王氏聞得此語。心胆俱裂。乃道事旣成矣。切不可令媳婦知之。恐彼言語不謹。反自招禍。皆道此言誠是。王氏道。倘繼祖回。尋叔父將如之何。張秀道。我有一計。你若肯來。管取無事。王氏道。計將安出。張秀道。繼祖回來。你先問他。如說不見。卽結送官。誣以謀死叔父。若陷得他死。異移回我家。豈不快哉。王氏楊雲道。此計甚妙。可卽依行。初六日繼祖回到家中。王氏問道。叔何不歸。繼

祖愕然道。我昨在望江灣住。欲邀叔同回。皆說初三日下午已回。王氏變色。扭結投鄰里鎖往。自往擊鼓。縣主何獻可。值朝廷差委。包公巡行江北。出外迎接。王氏將叛殺事具告。包公接得此詞。素知縣主蒞治清明。刑罰不苟。卽批此狀與勘。當差汪勝李標卽刻拿到鄰右肖華里長徐福。一起押送縣主道。你叔自幼撫養安敢負恩謀死。屍在何方。從直招來。繼祖道。當日小人與叔同出半路分行。小人往九公灣。叔往望江灣。叔帳先完。次日卽回。昨日小人又到望江灣邀叔同歸。衆皆道。已回三日。可拘面證。小人自幼叨叔嬸厚恩撫養。娶婦視如親子。常思圖報。未能安忍。反加殺死。乞爺細審詳察。王氏道。此子不肖。漂蕩家資。喚叔阻責。故行殺死。乞爺嚴刑拷鞫。追屍殮葬。斷填叔命。縣主甲肖華上平臺下問道。繼祖素行何如。華道。繼祖素行端莊。毫不孟浪。事叔如父。漂蕩喚責。小人不該偏屈。縣主令華跪下。問徐福。繼祖素行可端否。徐福所答。默合華言。福又欲言。縣主喝止。乃佯然道。你二人受繼祖買囑。本該各責二十。看你老

面縣主知非繼祖。沉吟半晌。心生一計。喝將繼祖重打打至二十喝止。卽釘長枷。乃道。限爾三日。令人尋屍還葬。令牢子收監發。王氏還家。王氏叩頭謝道。青天爺爺神見。願萬代公侯。喜不自勝。縣主乃問門子道。繼祖家在何處。門子道。前村纔是。二人直至門首。各家睡靜。惟王氏家尚有燈光。縣主於壁隙窺之。見兩男兩女共席飲酒。楊雲笑道。非我妙計。焉有今日。衆皆笑樂。惟劉氏不悅道。好好你便這等快樂。虧了我夫無辜受刑。你心上何安。楊雲道。只要我你四人。

龍圖公案

卷九

一六

長久享此快樂。管他則甚。大家飲一大杯。趑早好去。行些樂事。王氏道。共道何爺明白。亦未見得楊雲道。閑話休說。乃抱住劉氏。你今日這等不悅。我與你在此樂一樂。為你解憂。劉氏口中不言。心內怒起。乃道。人頭人面。衆人燈前。何可幹此。王氏道。老爺限三日。後追屍還葬。你放得停當否。二人道。丟在蓮塘深處。將去石壓住。不久卽爛。王氏道。這等便好。再飲大杯。徹去碗盞。張秀問劉氏道。事齊乎。事楚乎。劉氏不答。二人爭宿。王氏道。休爭。灑開床。四人共睡。盤桓而樂。

豈不美乎。皆道善。遂同床而睡。極盡人間之樂。豈知禍起蕭牆。縣主大怒回衙。令門子擊鼓點兵。衆人莫知所以。兵齊乘轎。親抵繼祖家。將前後圍定。將前門衝開。張秀二人不知風從何起。見舉目官兵。遂向後走。被後面官兵擒住。併捉男婦四人。回衙每責三十。扭鎖收監。次早出堂。先取繼祖出監。問道。你去望江路上有蓮塘否。繼祖思村良久道。只有中山那一坵蓮塘。在裏面深源山下。卽開繼祖扭鎖。令他引路。差皂快二十餘人。親自乘轎。直至其地。果然人跡罕到。

繼祖道蓮塘在此縣。主道你叔屍在此塘內。繼祖一聞大哭。跳下塘中。縣主又令壯丁二人下去。同尋。直至中間。得一大石。果有屍首。壓于石下。取之得起。擡上岸來。見頭骨帶一小斧。取之洗開。見斧上鑿有楊雲二字。奉上縣主。縣主問道。此誰名也。繼祖道。是老爺昨夜所捉的人名。又問道。二人與你家何等親。繼祖道。是叔之契子。遂驗明傷處。轉縣取出男婦四人。喝將楊雲張秀各打四十。令他招承不認。乃去下斧來。此是誰的。二人心慌。默無一言。喝令夾起。二人面

面相覷。刑苦難禁。乃招道。小人與王氏有姦。被彼覺察。恐有後禍。故將殺之。縣主道。你既覺察姦情。爲禍豈不知殺人之禍尤大。再重打四十。扭鎖重獄。縣主謂王氏道。親夫忍謀。厚待他人。此何心也。王氏道。非關小婦人事。皆彼二人操謀。殺死方纔得知。縣主道。既已得知。合當先首。胡爲又欲陷繼祖于死地。你說何翁不明。被你三言四語。就瞞過了。這潑賤可惡。再打三十。又謂劉氏道。你同與謀。陷夫心何忍乎。劉氏道。此事寔未同謀。先是媽媽與他有姦。挾制塞口。不

龍圖公案

卷九

二五

得不從。其後用計謀殺小婦人。毫不知情。乞爺爺原情宥罪。縣王道。起初是妨挾制。既後合當告夫。雖未同謀。亦不宜委曲從事。臧等擬絞。援筆判斷。楊雲張秀論斬。王氏凌剝。繼祖目發。寧家當申包公。隨即依擬。可謂法正。寃明矣。

悔上得穴

話說山西道太原府。河曲縣生員胡居敬。年方十八。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家道清淡。未有妻室。書讀未透。偶考四等。被責歸家。發憤將家資田宅變賣。得銀六

千兩將往南京從師讀書。至江中遭風覆船舟中諸人皆溺死。居敬幸抱一木板在手。隨水流近淺處。得一魚翁。交慈救之。以衣服與換。又以銀贈為盤纏。居敬拜謝。問其名姓。居止之處而去。居敬思回家。則益貧無倚。况久聞南京風景佳麗。不如沿途乞食。挨到那里。又作區處。及到南京。遍謁朱門。無肯施濟之者。衣冠藍襪。日食難度。乃入報恩寺。求為和尚掃地燒香。却又不會和尚要逐他去。一老僧率真道。你會幹甚事。居敬道。不才山西人氏。忝係生員。欲到京從師。

龍圖公案

卷九

五九

不意中途覆舟。故落至此。諸事那會幹。倘師父怜念。賜我盤纏。得還鄉井。永不怠德。僧率真道。你歸途遠。我焉能贈你許多盤纏。况你本意要到京從師。今便歸去。亦虛跋涉一番。不如我供膳你在寺中讀書。倘讀得好時。京城內。今亦有人在此寄學。赴考。豈不甚便。居敬思在寺久處。恐僧徒厭逐。乃結契率真為義父。拜寺中諸僧為師兄弟。由是一意讀書。苦心探索。晝夜不息。過了三年。遂出赴考。果選入場。本科即登高第。僧率真亦自喜作成有功。元時居敬雖在寺二

罕罕得去閑遊。既中後諸師兄多有相請者。乃得徧遊各房。一日信步行到僧悟空房去。微聞棋聲在上。從暗處尋見有樓梯。遂直上樓去。見二婦人在樓下棋。兩相怪訝。一婦人問道。誰人同你到此。居敬道。我信步行來。你是甚婦人。乃在此間婦人道。我漁翁安慈之女。名美珠。被長老脫娶在此。居敬道。原來是我恩人之女。美珠道。官人是誰。我又與你有甚恩。居敬道。我是此寺中舉人。前來京墮水時。蒙令尊救拔。厚恩至今未報。今不意得會娘子。美珠道。報恩且慢你

龍圖公案

卷九

二十一

快下去。今年有一郎官。誤行到此。亦被長老勒死。若還撞見你命難保。居敬道。悟空是我師兄。我同是寺中人。見亦何妨。又問那一位娘子是誰。美珠道。他名潘小玉。是城外楊芳之妻。獨自行往娘家。被長老以麻藥置果子中。逼與他食。因迷留在別寺中。夜間抬入此來。話不覺。人悟空登樓來。見強陪一笑。道。賢契。何知到此。居敬道。我偶然行來。不意師兄有此樂事。悟空卽下樓。鎖住來路的門。更呼僧悟靜同來。邀居敬至一空房去。四面皆高牆。將索一條。剃刀一把。砒

礪一包。遞與胡居敬道。請賢契受用。此免我二人動手。居敬驚道。我同是寺中人。怎將我當外人相防。悟空道。我僧家有密誓。願只削髮者。是我輩人。得知我輩事。有髮者。雖親父親兄弟。不是我輩人。何況契弟。居敬道。如此則我亦願削髮。罷悟靜道。你全假話。你歷年勤古。今始登科。正享不盡富貴之時。你說削髮。瞞誰。今不害你。你明日必害我。居敬指天發誓道。我若害你。我明日必遭江落海。天誅地滅。悟空道。縱不害我。亦傳害我教門。你今日雖儀秦口舌。也是在然。

龍圖公案

卷九

三十一

再說一句。求饒。我要動手。快些免惱。我肚腸居敬泣道。我受率真師父厚恩。願見一面。拜謝他。而死。悟空道。你求師父救。亦是問闍王乞命。須臾悟靜叫真到。居敬泣拜道。我是寺中人。見他私事。亦何妨。今師兄要逼我死。望師父救我。率真尚未對悟空道。一人之命。小寺門之法。長自古入空門。卽割斷骨肉。那顧私恩。任你求真肯救。你否。率真道。居敬兒。是你命合休。不須煩惱。死後我必埋葬。你在吉地作功德。超度你。來生再享富貴。倘昔日在江中溺死尸首。尚不能

歸土那得食這幾年。賴祿你求救則死。益緊我只一句話。決救不得你了。居敬見說得硬。乃泣道。容我緩緩。何如。三僧道。若是外人。決不肯緩他。在你且放緩一步。但今日午時起。明日午時要趙命。三僧出去。鎖住牆門。居敬獨立空房中。只有一索懸于梁。一椀子。與他襯脚。自縊并一把小刀。一包砒霜。餘無一物在傍。屋宇又高。四圍壁立。壁外皆牆。居敬四顧詳察。已思量在心。近晚來。以撓子打開近牆壁孔。取一直枋。用索係住。又用刀削壁。經為釘脚。襯椀子。銜其釘于龍圖公案。

卷九

枋柱以襯其脚。索係于腰板。援而上。至于三川枋上。以索甲上直枋。將枋從下撞上。果打開一桶了。見有穴。而出居敬自思。此場寬忿。焉得不報。况且新科舉人。若是沒沒。倘聞于衆。年家豈不斯文掃地。不得已一一告之。同榜兄弟。聞者無不切齒抱恨。或助之資。或爲之謀。議論已定。方欲在包公案下申詞。只見悟空悟靜三人。過了三日。想居敬舉人。必然身死。且憂且喜。三人同來啟門一視。並不見踪影。兩我相視。彼此勃然失色。這事如何是好。此房擱四壁如鉄桶。緣

何被他走去、三人密尋、果見其走處有穴、三人相議、若是閑人、且不大緊、他是新科舉人、况他同年、皆曉得在我寺中、倘去會試、不見其人、必來我寺中、跟尋我們如何答對、若是居敬走出去、不死必來報冤、他是舉人、我是僧家、卵石非敵、不若先下手為強、率真問道、此事如何處、悟空道、不如做你的名、具一紙狀、先在包爺臺前告明、見得居敬舉人、在我寺中、娶二娼婦、無日無夜、酣歌唱飲、一玷斯文、二壞寺門、苦口力諫、于本月某日、申寺野遊、至曉不回來、後日恐累龍圖公案

卷九

三三三

寺中、只得到爺臺告明、如此主意、卽去告狀、包公還未施行、只見居敬舉人、亦來下狀、包公至寺、重責三僧、畢搜出二女與居敬、以美珠為長房、小玉為次房、後次年居敬連登進士、除授荊州推官、到夏口江上、見悟空悟靜率真在鄰船中、居敬立船頭、令手下拿之二僧、心虧知無生路、卽投水死、率真跪伏求赦、居敬道、汝三年供我、為有恩、臨危不救、為無情、倘當日被你輩逼死、今日焉得有官、可以你恩補罪、無怨無德、任你自去、今後再勿見我

話說金華府有一人姓潘名貴娶妻鄭月桂生一子
纔養八月因岳父鄭泰是月生辰夫婦行賀來至清
溪渡口雜與衆同過渡婦坐在船上子飢月桂取乳
與子食其左乳下生一黑痣被同船中有一光棍洪
昂瞧見遂起不良之心及下船登岸潘貴乃攜月桂
往東路洪昂扭月桂往西路潘貴道你這等無恥緣
何無故扯人婦女昂道你這光棍可惡我的妻子如
何爭是你的二人廝打昂將貴打至嘔血大行爭攘

扭入府中知府丘世爵纔出升堂遂乃問道你二人
何故廝打潘貴道小人與妻同往鄭家慶賀岳父生
日來至清溪渡口與此光棍洪昂及衆人等過船及
過上岸彼即紊爭小人妻子說是他的故此二人廝
打被他打至嘔血洪昂道小人與妻同往慶賀岳父
生日同船上岸被彼紊爭我妻乞老爺公斷以剪刁
風府主一時錯騁乃弔月桂上來問道你果是誰妻
月桂道小人原嫁潘貴洪昂道我妻不廉想當時與
他有通姦之私今日故來做此圖圖乞老爺詳情府

主卽問道你妻子何處可有記驗昂道小人妻子左乳下有黑痣可驗府主令婦人解衣看見黑痣卽將潘貴重責二十將其婦斷與洪昂一千人犯趕出遼包公奉委巡行偶過金華府逕來拜見府尹及到府前只見三人出府其婦與潘貴抱頭而哭不忍分別洪昂強扯婦去包公問道你三人何故啼哭潘貴卽將前事細說一番包包公道帶在一傍不許放他去了包公入府拜見府尹禮畢遂乃說道纔在府前見潘貴洪昂一事聞貴府已斷夫婦不捨抱頭而哭不忍別去恐民情狡猾難以測度其中必有冤枉府尹道老大人必能察識此事隨卽送到行臺一審真僞包公唯唯出去府尹卽命一二人犯可在包爺衙門外俟候包公坐定先弔月桂審道你自說來那個是你直丈夫月桂道潘貴是真包包公道洪昂曾與你相識否月桂道並未相見昨日偶逢船上子飢取乳與食被他瞧見乳下有痣那光棍卽起此心及至上岸小婦與夫往東路回母家彼扯往西路因而廝打奈爭二人扭往太爺臺前太爺問可有記認洪昂遂以痣

爲憑太爺不察信以爲寔遂將小婦斷與洪昂乞爺
嚴鞠斷還丈夫死生相感包公道潘貴既是你丈夫
他與你有多少年紀月桂道小婦今年二十三歲丈
夫二十五歲歸親三載產子方纔八月包公道有公
婆否月桂道公喪婆存今年四十九歲包公道你父
母何名多少年紀有兄弟否月桂道父名鄭泰今八
月十三日五十歲母張氏四十五歲生子女三人二
兄居長小婦居幼包公道帶在西廊伺候又叫潘貴
進來聽審包公道婦人既是你妻叫做何名姓誰氏
龍圖公案

卷九

三

多少年紀潘貴道妻名月桂鄭氏年二十三歲所言
皆合包公又令在東廊伺候喚洪昂聽審包公道你
說這婦人是你妻子他說是他妻子何以分辨昂道
小人妻子左乳下有黑痣包公道那黑痣在乳下取
乳出養兒人皆可見何足爲憑你可報他何名多少
年紀洪昂一時無對久之乃道妻名秋桂今年二十
二歲岳父姓鄭明日五十包公道成親幾年幾時生
子洪昂道成親一年生子半歲包公道這厮大胆無
故爭占人妻猶自強硬重打四十發配北塞外邊克

軍發驛遞解不得干及瓶里遂府依擬發落不則濟貴幾于夫東而婦西矣。

青糞

話說同安縣城中有龔昆娶妻李氏家最豐饒更多怪吝。適一日岳父李長者生日。昆遣禮命僕長財往賀。臨行囑道。別物可遜他受些。此鵝決不可令他受了。長財應諾而去。及至李長者家。長者見其禮亦喜。又且問道。官人何不自來飲酒。長財道。偶因俗冗。未得來賀。長者令厨子受禮。受禮厨子見其禮儀皆非。

龍圖公案

卷九

薄擇其稍厚者。畧受一二品。乃受其鵝。長財意甚。趨其主極嚴。慮恐回家見責。飲酒幾不。悶悶挑其筐。筐而回。回到近城一里外。見墾下田中有一群白鵝。長財四顧無人。下田擇其大者。乃捉一隻。施在魚池。盡將其毛洗濕。放入籠中。孰知看鵝僕者各招祿。偶回家去。在山傍邊撞見長財。籠中無鵝。及復來田。但見長財捉鵝上墾。放入籠中而去。招祿且叫且趨。長財並不理他。只管行去。行了一望路程。偶遇招祿。主人在縣回來。招祿叫道。官人前面。這盒的盜了我家。

的鵝可以拿住。其主聞知，一手揪住。長財放下，乃道：「你這人好無禮，無故扯人何幹？主道：『你盜我鵝，還說扯你何幹？』」二人競爭，偶有過路衆人，乃爲息爭道：「既是他盜的鵝，衆人有處可捉，轉入群鵝中，如卽合夥，就是你的。如不合夥，相追相逐，定是他的。」長財道：「這夥老官言之有理，可轉去試之。」長財放出其鵝，入于群中。衆鵝見其羽毛皆濕，不似前時，皆相追相逐，並不合夥。衆人皆道：「此鵝係長財的，你主僕二人何欺心如此，可捉還他。」其主被衆人搶白，覺得無趣，乃將

招祿大罵招祿道：「我分明在前路見他，籠中無鵝，及到田時，見他捉鵝上岸，如何鵝不合夥？心中不忿，必要明白。」二人廝打，偶值包公經行此地，見二人打鬧，問是何事。二人各以其故言之。包公細看其鵝心中，思忖道：「是招祿之鵝，何爲不合夥？說是長財的，他豈敢平白賴人中間，必有緣故。」思得一計，令二人各且回家帶鵝到那縣中，分付明早進來。公館領去次日，公座卽喚二人進衙，領鵝包公親看，乃道：「此鵝乃是招祿的。」長財道：「老爺昨日憑衆人皆說是小人的。」

今日如何斷與他去。包公道：你家住城中，養鵝必是粟穀。他住居城外，放在田間，所食皆草菜。鵝食粟穀，撒屎必黃；如食草菜，撒糞必青。今糞皆青，你何故混爭財？乃道：既說是他的，昨日如何放彼群鵝之中，相逐相追，不合他夥？包公道：你這奴才，猶自強硬。你將水洗其毛，皆濕。衆鵝見其毛不似前，安有不追逐者乎？鵝給還祿，喝左右重責長財二十板，趕出衙門。邑人聞之一縣傳頌，皆稱包公爲神明云。

聽五齋評曰

斷妻不問痣之黑白，斷鵝必驗糞之青黃，大有主見。好官好官。

和尚皺眉

話說包公爲縣尹。偶一夜夢見城隍。送四個和尚來。三個開口笑。一個獨皺眉。醒來疑異。次日十五卽往城隍廟行香。見廟中左廊下有四個和尚。因記及夜間所夢的事。遂分付各衙先回了。乃喚四和尚來問道。你等和尚。何故不迎接我。一和尚答道。本廟久住者。當迎接小僧。皆遠方行脚。昨晚寄宿在此。今日又將別寺去。孤雲野鶴。何地不之。故不趨奉貴人。包公見有三個和尚粗大。一個和尚細嫩。不似男子樣心。

龍圖公案

卷九

四

中生疑。因問道。你和尚何名。一個荅道。小僧名真守。那三個都是徒弟。名如貞。如誨。如可。包公問道。和尚會念經否。真守道。諸經卷畧曉。一二包公哄他道。今是中秋之節。往年我在家。常請僧念經保安。今幸遇你四人。可在我衙中。誦經一日。以保在官清吉。卽帶四僧入衙去。包公命後堂排列香花茶燭。以水四盆。與僧在廊邊洗澡。然後誦經。其三僧已洗。獨如可不洗。推辭道。我受師父戒。從來不洗澡。包公以一套新衣服。與他換道。佛法以清淨爲本。那有戒洗澡的理。

纒有此戒今爲你改之命左右剝去褊衫見兩乳下
垂乃是婦人包公鎖了三僧將如可問道我本疑
你是婦人故將洗澡來試豈是真要念經乃反請你
等行脚僧你這淫亂婦人跟此三僧逃走好從頭供
出緣由來婦人跪泣道小妾是宜春縣孤村褚壽之
妻家有婆婆七十多歲舊年七月十四晚這三個和
尚來借宿妾夫褚壽辭道我孤村貧家無床被不可
以歇這和尚說道天晚無處可去他出家人不要床
被只借屋下坐過一夜明早卽去遂在地打坐誦經
龍圖公案

卷九

四十一

妾夫見他不肯去亦怜他出家人晚具齋飯相待開
床照他去歇誰料這秃子心又取出戒刀將妾夫殺
死妾與婆婆開門將走被他拿住將婆婆亦殺死強
將妾來削髮次日放火燒屋將僧衣僧鞋逼妾同去
用藥麻口路不能叫畧不能行又將打我妾思丈夫
婆婆都被他殺死幾回思殺他報冤柰我婦人胆小
不敢動手昨晚正是十四夜舊年丈夫婆婆被死之
日適值週年這三個買酒唱飲妾暗地悲傷默禱城
皇助妾報冤今老爺叫他入衙妾道是真請他念經

故不敢告此情早知老爺神見疑我是婦人故將洗
澡試驗妾已早說出了今日乃城隍有靈使妾得見
天日報冤雪恨雖卽死見丈夫婆婆于地下亦無所
恨包公道你從三個和尚一年污辱已多若不說出
昨夜禱城隍一節我今日必以你爲淫賤決難免于
官責你旣道默禱城隍求報公姑丈夫的冤此乃是
實事我昨夜正夢城隍告我今事適與夢相合方信
城隍有靈這三禿子天理合誅卽當堂起文書將婦
人送還母家另行改嫁

西瓜開花

話說包公糶穀賑濟回京偶至温州府經過忽一夜
夢見四個西瓜一個開花醒來時方半夜思之不知
其故次早去拜陞官王給事遇三個和尚在街說因
果及回其和尚猶未去見其新剃頭緣似西瓜一般
因思起夜來的夢卽帶三個和尚入衙問道你三人
何名一老的答道小僧名雲外他二個名雲表雲際
皆同師兄弟又問道你居住何寺雲外道小僧皆遠
方行脚隨地遊行身無定居昨到本府在東門候思

止店下暫住亦不在此久居。又問道你四個和尚如何只三個出來。雲外道只是三人並無別賧。包公命手下拿侯思止來問道。昨日幾個和尚在你店。侯思止道三個。包公道這和尚說有四個。你瞞起一個怎的思止道。更有一個雲中和尚。心好養靜。只在樓上坐禪。不喜與人交接。這三個和尚叫我休要與人說。免人叅謁。惱亂他的禪心。包公賺出。卽命手下去拿雲中來。及到見其眉目美好。貌若婦人。卽跪近案棹前泣道。妾假名雲中。實名四美。父親賁文同。妾及母親并一家人。招寶將赴任爲典史。到一高嶺處。不知是何地名。前後無人。被這三僧殺死。父母并招寶三個。轎夫各自奔走。止留妾一人。強逼剃髮。假粧爲僧。流離道路。今已半年。妾苟延貪生。正欲向府告明此事。爲父母報仇。幸老爺行香洞察真情。乞鑒惡僧之慘。爲妾父母申冤。包公所罷。援筆判道。

審得僧雲外。雲表。雲際等。同惡相濟。合謀朋奸。假托方外之遊。朝南暮北。實爲人間之蠹。狗行狠心。污行不畏。神明惡心。那恤經卷。賁文職受。

典史跋涉前程。四美跟隨二親崎嶇峻嶺。三僧
兇行殺掠。一家命喪。須臾死者拋骨山林。風雨
暴露。生者辱身。緇衲蓬梗飄零。慈悲心全然夫
喪穢垢業。休問被除。若見清淨如來。定受烹煎
之譴。倘有阿鼻地獄。永墮牛馬之塗。佛法遲且
報在來世。王刑峻卽罪于今生。梟此群兇。方快
衆忿。

移文投送兩院。當發所司。卽以三僧決不待時梟首
示衆。又爲賁四美起文書。解回原籍。得見伯叔兄弟
龍圖公案

卷九

四

有大商賀三德新喪。妻見四美有鴆。納爲繼室。後生
子賀怡然。連登科甲。初選赴任。嘗過一峻嶺。見三堆
骸骨如生。怡然憫之。卽命收葬。母賁氏出看嶺上風
景。泣道此卽當日賊僧殺我父母處。乃嚙指出血。去
點骸骨血。皆縮入。卽其父母遺骸。隨帶回去安葬。而
招寶一堆骨。則爲之埋于亭邊。立石碑爲記。

聽五齋評曰

和尚要拐婦人的請多看看

